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资助出版

奥林匹克回忆录

■ 皮埃尔·德·顾拜旦 著 ■
刘汉全 译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G811.21/30

2007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资助出版

奥林匹克回忆录

皮埃尔·德·顾拜旦 著

刘汉全 译

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梁 林
审稿编辑 李 飞
责任校对 梁 如
责任印制 陈 莎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7-4843

Mémoires Olympiques by par Pierre de Coubertin

Copyright © Geoffroy de Navacelle, 1979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Press,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林匹克回忆录/(法)皮埃尔·德·顾拜旦著;刘汉全译.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11
ISBN 978-7-81100-747-3

I. 奥… II. ①皮…②刘… III. 奥运会-历史
IV. G811.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8644 号

奥林匹克回忆录

(法)皮埃尔·德·顾拜旦 著
刘汉全 译

出 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网 址	www.bsup.cn
邮 编	100084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4100 册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导 言

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CIPC）对于能够与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和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首次携手合作，一起为读者呈上皮埃尔·德·顾拜旦的自传《奥林匹克回忆录》中文版，感到由衷高兴。

我们出版本书的出发点是希望赶在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之前，及时为广大中国读者献上这部出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笔下的著作。该书是顾拜旦关于奥林匹克主题的重要著作之一，全书跌宕起伏，非常值得一读。虽然本书因成书于 70 年前而对眼下奥林匹克运动风起云涌的发展动态无法全部涉及，但它无疑向我们展示了这位复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及其合作伙伴在创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制订奥运会方案和展开组织工作时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基本理念，有助于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成长壮大进行更深入的理解。

关于本书的叙述形式，顾拜旦本人在最后一章做了解释。共有两种描述方式供他选择：要么堆砌美化、言过其实；要么实事求是，尊重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和相应价值。顾拜旦根据自己的决定，选择了第二种写作模式。当然，他的叙述无可避免地着重放在了他本人的经历以及他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所开展的活动上。

如今，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奥运会的举办权首次授予了中国。将顾拜旦时代与此两相比较，会是一个特别的兴奋点。

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肩负着对“世界青少年”的教育使命。这是顾拜旦最基本、最核心理念，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遗产。如今斗转星

移，世事变迁，但是对顾拜旦的基本理念进行大力宣传，仍然有其现实意义。顾拜旦的奥林匹克设想，存活在《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中，我们也希望它同时能存活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在全人类、特别是在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举办国的年轻人中推广宣传顾拜旦的奥林匹克理想，是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CIPC）组织编译出版中译本的初衷。

借此机会，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首先想对若弗鲁瓦·德·纳瓦塞尔·德·顾拜旦先生表示衷心感谢。作为顾拜旦家族的代言人，他慷慨地将本书版权无偿授予我们，并欣然题写前言。对本书的中文译者，国际关系学院的法语教授刘汉全先生，我们也表达诚挚的谢意。刘教授凭借其扎实的法语知识，怀着满腔热情将本书由法语原文译为中文。我们非常感谢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任海教授，他一直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推动了本书的顺利出版。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系，现就读于德国美因茨古登堡大学的邹丽同学，承担了本书的审阅工作，并将本书部分注释《顾拜旦生平》从德语译为中文，我们在此一并致谢。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和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发行做出的贡献。

接下来我想对本书的成书及其在国际上的传播情况做一下简单介绍：皮埃尔·德·顾拜旦原计划撰写五卷本的《回忆录》，分别涉及五大题材范围。第一卷主要锁定“童年青少年回忆”，包括 1867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1869 年罗马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及他 1889 年在美国的游学经历。顾拜旦于 1935 年写道，第一章的手稿已经完成，但是不打算付梓出版。第二卷是他的《奥林匹克回忆录》。如顾拜旦在 1936 年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所述，他希望在該卷中将涉及新奥林匹克主义的方方面面汇集到一起：奥运会的复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的组织及主要活动、前八届奥运会的情况、之后几届奥运会的准备等等。1931 年 12 月至 1932 年 3 月，该卷的各个章节以每周连载的形式发表在法国知名

体育报纸《汽车》上，该报现已更名为《队报》。1931年，《奥林匹克回忆录》在洛桑结集出版，由国际体育教育办公室主编。同年，库特·利斯完成了《奥林匹克回忆录》最早的一部德译本，发表在柏林画刊《周刊》上。1936年柏林奥运会前夕，一部新的德译本问世，之后的1959年、1960年、1996年也不断出现新的版本。1987年，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过艾哈德·赫内的德译本。其它语种的译本还包括：1962年的日语译本，1965年的西班牙语译本，1977年的捷克语译本。1979年，国际奥委会首次编译出版了《奥林匹克回忆录》的英译本、法语版和西班牙语新译本；1996年发行法语新版，1997年出版英译本和西班牙语译本的新版。2003年，意大利语译本终于问世。由此可见，《奥林匹克回忆录》是皮埃尔·德·顾拜旦最广为人知、阅读范围最广的一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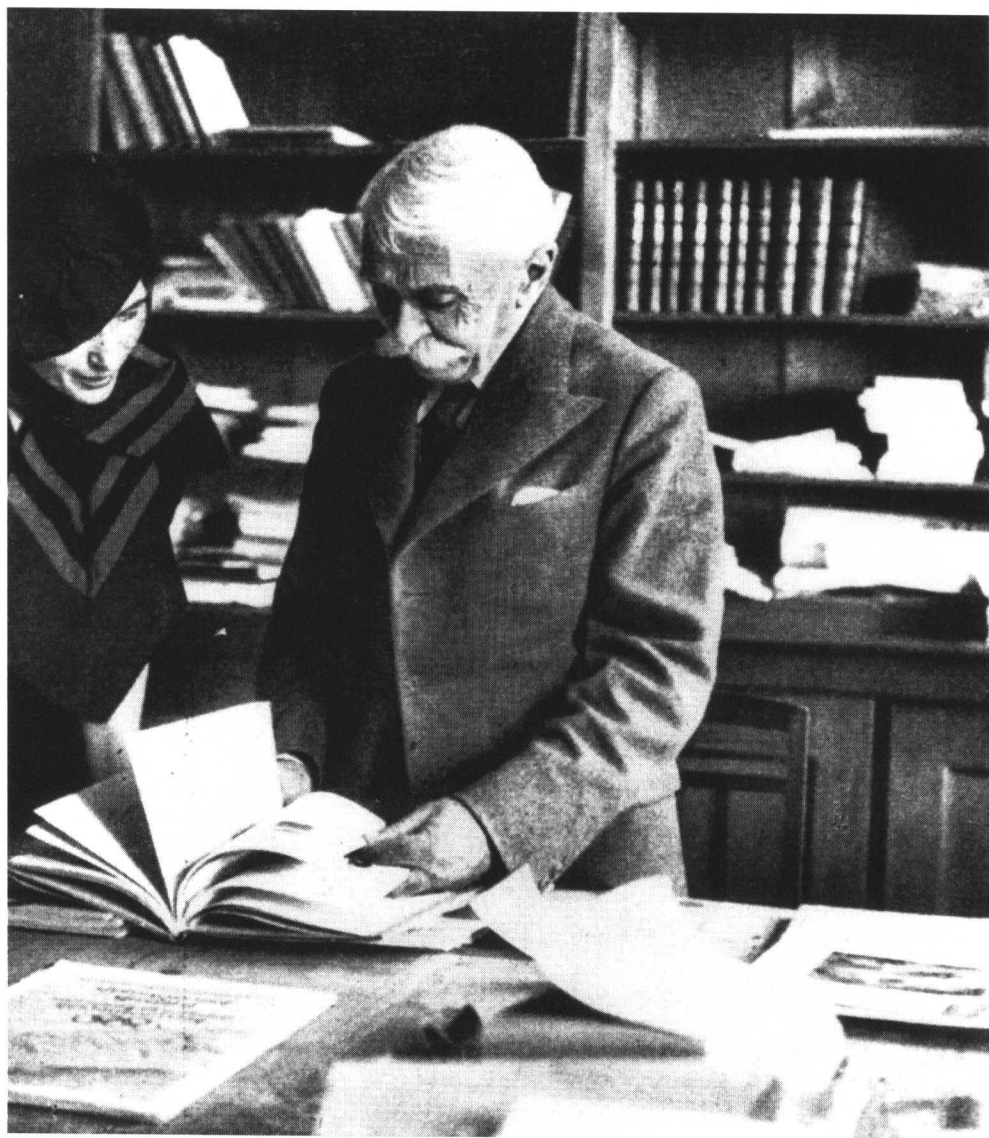
顾拜旦还计划撰写他的回忆录的其他卷册：第三卷主要论述他的祖国法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宣传”。根据顾拜旦本人所述，这是他一生中特别感兴趣的题目。这一卷他只完成了几页手稿。顾拜旦还计划撰写题名为《一场毫无头脑的胜利》的第四卷，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形势。顾拜旦将回忆录的第五卷定名为《未完成的交响曲》，因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已经觉察到自己的身体正严重老化，可能完成不了这部作品。他希望在这一卷书中将最后的设想和方案留给后世。如今只有一篇四页的同名短文流传了下来，顾拜旦在文中写道，奥林匹克主义至多只占他全部作品的一半篇幅。

由于公众首先对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作品最感兴趣，因而《奥林匹克回忆录》的出版引起了世人特别的关注，很快便被译为多国语言。

诺伯特·米勒

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CIPC）主席

2007年9月



顾拜旦与女儿蕾妮，约 1930 年
(若弗鲁瓦·德·纳瓦塞尔家族档案馆)

序

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的大量相关著作，不断付梓出版。

但是过多阅读诠释性著作，有时会使人忘记作者本人在其原著中所表达的初衷和本意。

有多少人读过那位与千年的传统连在一起的、创建了新奥运会的人物的《奥林匹克回忆录》？

1931年，皮埃尔·德·顾拜旦69岁，出版了这部《奥林匹克回忆录》。他可以在充分长久的时间之后，高屋建瓴地回首他单枪匹马、排除万难、艰苦创业的最初阶段了。

正如他在本书结束部分所写的那样，他力图做到实事求是，尊重事物的相应价值和自然发展的结果。为此，他不得不深表遗憾地频频使用“我”这个字眼，这个惟一准确而真诚的字眼。

他长期奋斗的历史，与书中字里行间所展现的时代的背景编织在一起。心理状态、风俗习惯、政治地理、历史事件形成了动荡的环境。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奥林匹克组织从“错综复杂的外交难题，个人的小小阴谋诡计，必须宽容的敏感，易受损害的虚弱，暗中设下的陷阱”之中成长壮大。

这与现在有多大的不同呢？

他提到了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国家代表权、帝国内的社团、奥运会申办城市间的竞争等，最后还有业余运动员的身份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说，1925年“人们又打开了停尸柜，取出业余体育那具木乃伊，重新加以研

究”。

这恐怕并不是最后一次的研究！

如果人们想到，在那个时代，他所有的信件都靠手写，他没有秘书代劳，旅行也根本没有飞机，人们就会对他的工作效率瞠目结舌！

他无疑利用了他的社会地位，敲开许多大门，得到许多富人的帮助，很容易地接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数依然众多、权势依然很大的王公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到，他具有非常务实的高超外交手腕。他采取了兵不厌诈的谋略。他是怎样无比巧妙地组织了 1894 年的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次会上，他得以突然地像晴天霹雳一般宣告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恢复。他又是怎样无比巧妙地在 1914 年促使法国部长会议主席同意支持奥运会恢复 20 周年的纪念活动！他把一封事先写好的信函塞到这位内阁首脑的手中，请他签字。

在其著作中，皮埃尔·德·顾拜旦一再强调由他首创的这项事业的文化性和哲学性，一再强调他“将国际奥委会的作用完全置于一般体育团体之上”的愿望。这也正是 1897 年他在其亲爱的故乡诺曼底的勒阿弗尔召开的第一次奥林匹克代表大会的主题。

书中经常表现出他对“早已离异”的“肌肉与精神”的重新结合的关注。当作家协会主席专程从巴黎赶到 1905 年的代表大会发表题为“体育学校的精神”的讲演时，他不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吗？

然而在这方面，还任重道远。他说，要想建立任何不朽的丰功伟业，“循序渐进”都是最好的方法。1906 年的艺术、文学和体育关系研讨会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大成果。难道不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重要的问题吗？

当读者读到这部《回忆录》的最后几页时，会发现非常能表现其为人的一段话：

“尽管我对这个交由我完成的事业给予很高评价并深引以为自豪，我并不认

为这里有我的什么功绩”，“一种内在的力量在使我始终面对我的任务”。

皮埃尔·德·顾拜旦在完成撰写《奥林匹克回忆录》五年之后，开始为他工工整整地记在小学生练习簿中的这部回忆录续写最后一章。

这个题为“未完成的交响曲”的最后一章本身也未完成，没有出版。在这一章中有一句话反映出他的雄心壮志：“但是，奥林匹克主义只是我的事业的一部分，差不多是一半的事业。”这位 74 岁的老人宣布，他将“理所当然”地倾力完成他那另一半的事业。

翌年，死神中断了他的工作。

这部回忆录可以使人们对这位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物有更好的了解，也可以使关注奥运会的人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这个源自皮埃尔·德·顾拜旦创造性想象力的组织，这个绝无仅有的独特组织，有新的认识。

皮埃尔·德·顾拜旦侄孙

若弗鲁瓦·德·纳瓦塞尔·德·顾拜旦

2007 年 9 月于法国米尔维尔

Le Cœur de Paris et le Rétablissement des Jeux olympiques

Un soir de Novembre 1892... exactement le vendredi 25. Le grand amphithéâtre de l'ancienne Sorbonne : vaste rectangle teinté, si j'ai bonne mémoire, de lilas sale et orné de deux riches carreaux d'où saillaient les nez angustes de deux prélats qui devaient être Bossuet et Fénelon. En ce lieu maussade j'avais passé l'écrit d'un de mes bacheliers et cherché quelque chose à dire sur l'imagination créatrice, mais les potaches présents à la Sorbonne en cette soirée de 1892 pensaient à toute autre chose. Sur l'estrade ils contemplaient, au centre, le plâtré immaculé et l'habit de coupe impeccable du plus souverain en vue des mœurs d'alors, le vicomte Leon de Tonné dont j'avais fait peu avant, en président de l'Union des Sports Athlétiques, sachant fort bien qu'il n'était pas seulement un homme d'air, mais un homme de grand bon sens et un casse-cœur sûr. À ses côtés, se tenaient le recteur de l'Université, M. Ollivier, et le prince Obolensky, maréchal de la cour du Grand Duc Vladimir lequel avait accepté de patronner le « jubilé », et devait venir en personne, au Bois de Boulogne le lendemain distribuer des prix à nos jeunes athlètes. En fait de quoi l'amphithéâtre était orné de drapeaux russes alternant avec des drapeaux français, c'était l'alliance des deux nations.

《奥林匹克回忆录》手稿第一页

(诺伯特·米勒档案集)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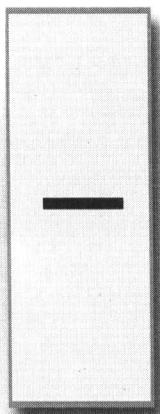
一	巴黎代表大会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恢复 (1)
二	希腊的征服 (15)
三	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1896 年, 雅典) (25)
四	勒阿弗尔奥林匹克代表大会 (1897) (39)
五	第二届奥运会 (1900 年, 巴黎) (46)
六	1904 年——第三届美国奥运会及国际奥委会 伦敦会议 (58)
七	1905 年 —— 一次成功的代表大会及其 成果 (70)
八	呼唤文学与艺术 (80)
九	第四届奥运会 (1908 年, 伦敦) (89)
十	国际奥委会柏林会议 (1909 年) (98)
十一	业余运动员身份问题 (105)
十二	布达佩斯 (1911 年) (111)
十三	第五届奥运会 (1912 年, 斯德哥尔摩) (119)



目 录

十四	运动心理学会议 (1913 年, 洛桑)	(129)
十五	奥林匹克运动会 20 周年 (1914 年, 巴黎)	(136)
十六	四年战争	(146)
十七	第七届奥运会 (1920 年, 安特卫普)	(153)
十八	1921 年行动	(164)
十九	一个体育场和六个主管部门	(173)
二十	在罗马市政厅	(177)
二十一	第八届奥运会 (巴黎, 1924 年)	(184)
二十二	布拉格 (1925 年)	(196)
二十三	奥林匹亚 (1927 年)	(205)
二十四	传 说	(211)
编译者注释 (诺伯特·米勒、刘汉全、邹丽)		(218)
皮埃尔·德·顾拜旦生平 (诺伯特·米勒)		(219)





巴黎代表大会与奥林匹克 运动会的恢复



1892年11月的一个晚上，准确地说，11月25日的晚上，在老索邦大学^①的大阶梯教室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是一个宽敞的长方形大厅，墙上饰有已变得乌涂的百合花图案，还嵌有两个方形壁龛，里面各有一尊头像雕塑。头像的鼻子显得格外突出，令人望而生畏。那想必就是德高望众的博绪埃^②和费内隆^③了。我曾在这个阴郁的地方进行过考试，为写《创造性想象》而搜索枯肠。但是在1892年的这个晚上，出现在索邦大学的莘莘学子们却并不是在经受着考试的煎熬，他们的思绪放在了其他的事情上。他们正注视着前方的讲台。衣着考究的莱昂·德·扬兹子爵^④正襟危坐在讲台正中。他现在是名噪一时的社会名流。前不久我刚推举他为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的主席。我深知，他不仅是社交场上的名人，更是一位通情达理而禀性刚直的人士。坐在他身边的有大学校长奥克塔夫·格利亚尔先生，还有弗拉基米尔大公王朝的元帅奥布朗斯基亲王。亲王已慨然允诺资助这次“大庆”^⑤，并答应后天亲自前往布洛涅森林^⑥为我们的年轻运动员颁奖。为此，阶梯教室里悬挂了俄罗斯和法兰西两国的国旗。我们在十个月之前结成了联盟。

“大庆”什么呢？官方说法是大庆体育协会联合会成立5周年。人们组织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有维尔达沃雷市^⑦的聚会，有击剑比赛，还有在莫冬^⑧举行的越野赛跑，赛后有著名天文学家让森^⑨举办并亲自出席的一个大型茶话会。我们那时已经在文学界、科学界和政界拥有许多地位显赫的合作者，如维克多·迪

① 索邦大学（Sorbonne），即举世闻名的巴黎大学。

② 博绪埃（Jacques Bénigne Bossuet, 1627 ~ 1704），法国著名高级神职人员、神学家、作家。

③ 费内隆，（Fénélon, 1651 ~ 1715），法国著名高级神职人员，著作甚丰。

④ 莱昂·德·扬兹（Léon de Janzé），1892至1898年担任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Union Française des Sports Athlétiques，缩写为USFSA）主席。

⑤ 1892年11月索邦大学的这次庆典，按照官方说法是为了庆祝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成立五周年。但事实上，这一联合会直到1890年5月与体格运动推广委员会合并后才诞生。体格运动推广委员会是由顾拜旦在1888年发起的，旨在推广体育运动尤其是中学体育教学。当时法国著名的前教育部长儒尔·西蒙（Jules Simon）在顾拜旦的一再恳求下，出任了主席一职，顾拜旦出任秘书长。

⑥ 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巴黎西部著名森林景区，面积达900公顷。

⑦ 维尔达沃雷（Ville d'Avray），巴黎西南市镇。

⑧ 莫冬（Meudon），巴黎西南一个区。

⑨ 让森（Jules Janssen, 1824 ~ 1907），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吕依、儒尔·西蒙^①、乔治·皮科等等。他们对我1888年首倡的运动^②最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那么，我们是在庆祝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成立5周年了？绝非如此。婴儿是被掉了包的。唯一的事实是，在五年前的同一天，巴黎两个小型体育协会被召集在一起，在一顿便餐之后，结成了法国赛跑协会联盟。这是乔治·德·圣克莱尔做出的一个大胆而漂亮的举动，因为当时法国场地运动协会^③刚刚被获准每周日的早晨使用杜伊勒利宫^④前的桔林坪场地进行赛跑运动，而法国赛跑俱乐部对布洛涅森林中的卡特兰十字体育场^⑤的特许使用权，也并未确定。不久之后，我不得不出面同市政府进行交涉，以求巩固两个协会对这两块场地的特许使用权。后来当我和德·圣克莱尔收到市政府的一纸公文时，我们是何等的惊异啊！公文说，同意协会在这美丽的地方设置跑道，但是“一经要求，协会必须随时准备把这些跑道卷起来带走”。这就是当时那些“坐办公室的政府大员们”！在他们看来，支持我们事业的那些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士们一定是有点神经错乱了！

我们利用一份事后更正的批复文件，抓住这次机会，尽我们有限预算之可能，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庆祝活动，以壮声势。曾有一位敌对的记者居心叵测地一再要求我出示批复的正式副本。

索邦大学的这个夜晚是智者的聚会。会上奏响了马赛曲和俄罗斯国歌，也奏响了颂歌。发言人讲述了体育运动史三部曲：乔治·布冬先生谈到古代，后任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的J·J·朱瑟朗先生谈到中世纪，我自己谈到现代。

我已决定用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来结束我的讲演：向世人宣告我恢复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决心^⑥。我这样做了。

① 儒尔·西蒙（Jules Simon, 1814~1896），法国哲学家、政界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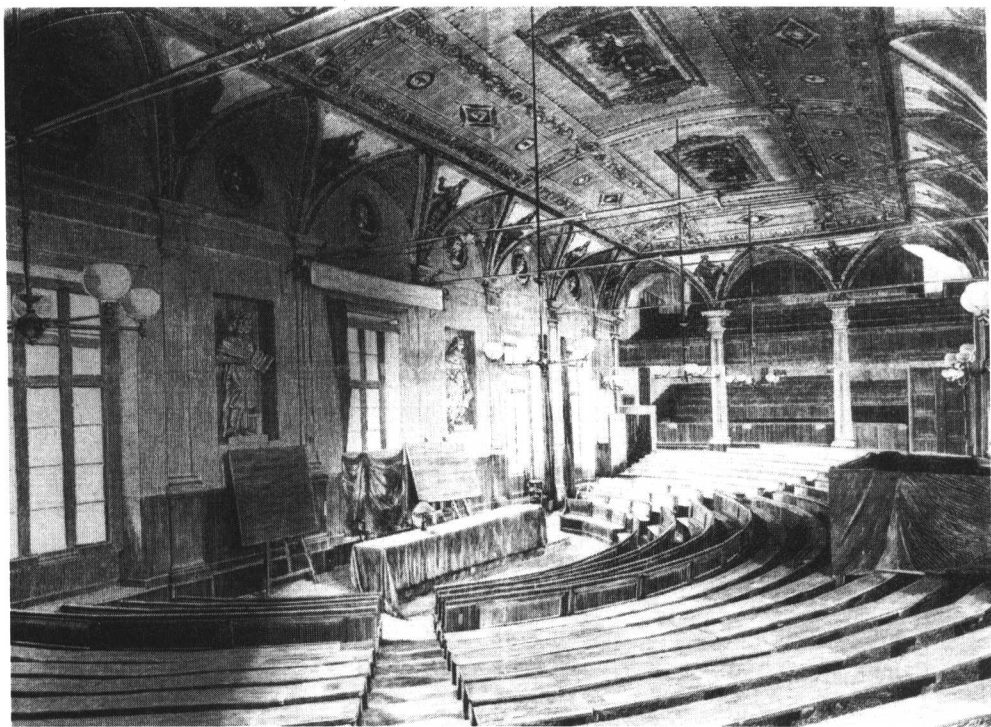
② 当时顾拜旦尝试着改革法国青少年的教育状况，希望将体育变为学校教育的固定组成部分。《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一书，生动描述了英国拉格比中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 1795~1842）的教育风格，此书使顾拜旦深受鼓舞和启发。在拉格比中学，体育教学是学校生活和课余时间的内在组成部分。除阿诺德外，法国人弗雷德里克·勒普拉（Frédéric Le Play 1806~1882）对青年顾拜旦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勒普拉是法国社会改革协会（Société d'économie sociale）的创办人，从他身上，顾拜旦产生了对广大民众，尤其是对工人阶级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③ 法国场地运动协会（Stade français），巴黎当时一个很大的体育俱乐部的名字。

④ 杜伊勒利宫（Tuileries），昔日法国国王在巴黎的王宫，此时王宫的花园被用作赛跑场地。

⑤ 法国赛跑俱乐部（Racing Club de France）成立于十九世纪末的巴黎，是一个面向高雅市民的体育协会。时至今日它仍在布洛涅森林公园拥有自己的俱乐部中心和体育场馆，名为卡特兰十字体育场（Croix-Catelan）。1900年巴黎奥运会时，田径比赛在此举行。

⑥ 在1892年11月的这次演讲中，顾拜旦首次公开表达了希望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愿望。



巴黎索邦大学的大礼堂——1892年，顾拜旦在此第一次公开宣布其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索邦大学档案）